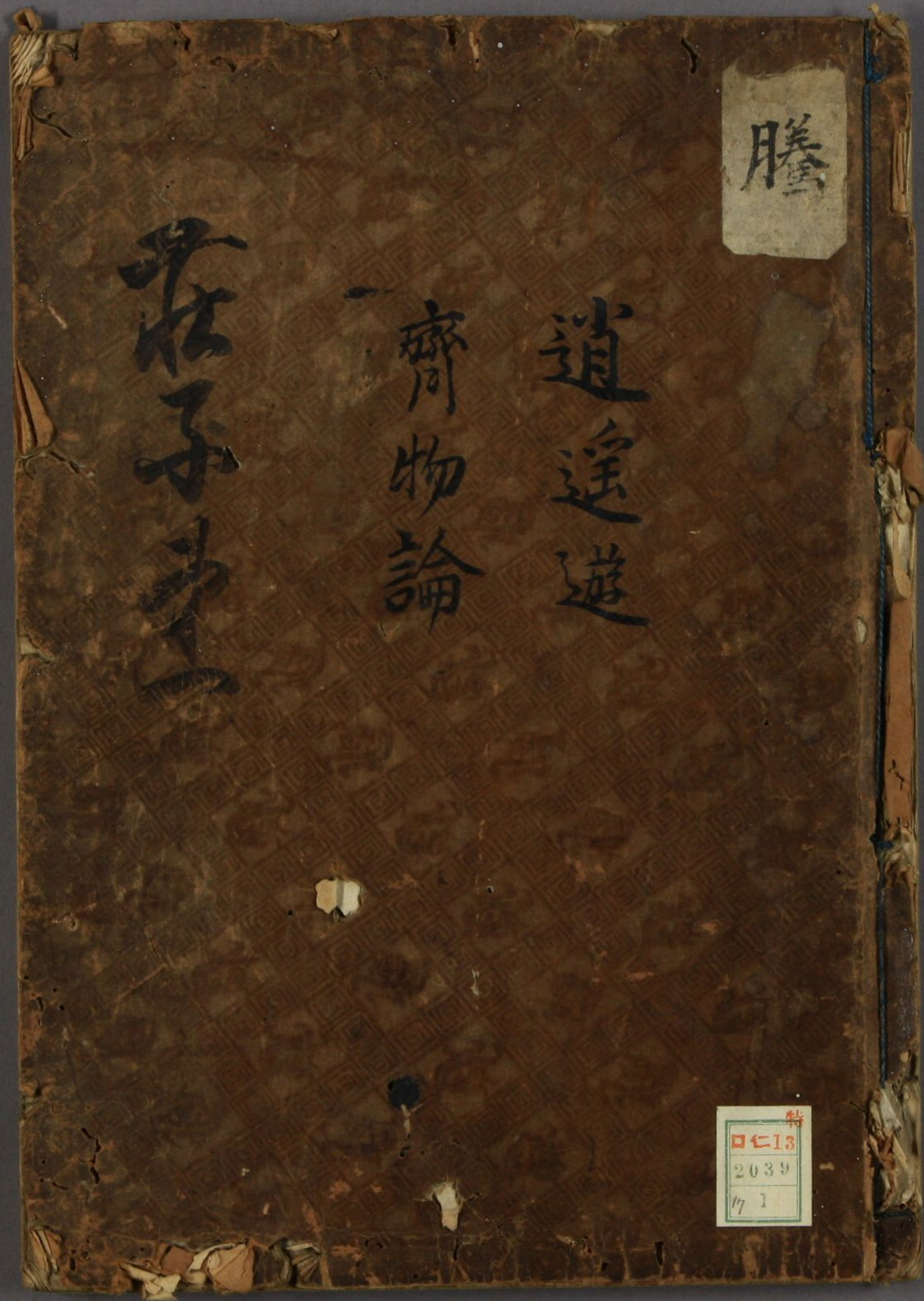




膳

莊子

齊物論

逍遙遊

仁13
2039
17 1



13
2039



長遠寺



漆園老仙之作是書也其見道精其憤世甚亦惟
其隱放之跡足以行之奇崛之文足以發之至於
茫昧浩渺之莫窮鼓舞變化之不測蓋亦信其眼
力之所及筆力之所至有不自知其過於激鄰於
誕者其初心豈曰吾欲以此而垂世立教哉又豈
曰吾欲以此而崇老抑儒哉奈之何讀之者之不
之察也非以虛無宗之則以異端闢之見既出塵
語又驚世往往句讀之未盡通字義之未盡明則
又以疑辭闕之脫簡諉女悲切之彼其心亦豈欲
得此於後之人哉

庸

牛建切南別名南鼎屬

齋先生王堂

林公得聖人之道於樂軒之視漆園所謂後世之
子雲 庸齋之於樂軒則太玄之侯芭也於是出
而爲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析其句焉明其字焉
使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解之字
向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脫者以完而
南華一經歷幾千百載始得爲天地間全書豈惟
老仙將雀躍於九萬里之上樂軒亦必且手舞足
蹈於瞻前忽後之間矣或曰以性命之書加訓誥
之學若朱夫子所謂集大成者其自易經以至騷
詞莫不有釋乃獨闕然於莊書者將無不可哉同

曰上規姚姒下逮莊騷非韓公之言乎晉宋人未
足盡莊老實處非朱子之言乎不然豈其猶有所
未盡耶抑果有所待而然耶庸齋之功當不在朱
子下矣同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今之易而或至
於忽之也故重言焉景定辛酉季夏望日石塘林
同謹書

長遠寺

莊子肅齋口義發題

肅齋林

希逸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自分為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為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為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

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人如佛書所謂爲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

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四難也況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謂劍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著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與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爲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

知梗槩又頗嘗涉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爲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共之

穆陵宸翰

披味奏函敷陳子義以天地人之實理明老莊列之寓言得其指歸各爲詁訓卿之該貫若此時備觀覽所益良多簡在朕心故茲嘉獎付林希逸

莊子膚齋口義目錄

卷之一 逍遙遊 齊物論

卷之二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卷之三 大宗師 應帝王 駢拇 馬蹄

卷之四 胠篋 在宥 天地

卷之五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卷之六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卷之七 田子方 知北遊 庚桑楚

卷之八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九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卷之十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逍遙遊

齊物論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一

肅齋林

希逸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一樂字為首看這老子胸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米芾

矣米芾一詩形容曾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層塔上又一層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

控

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_上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_紅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却設此譬喻其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戴晉人所謂蝸角蠻觸亦此意

也北冥北海也鯢鵬之名亦寓言耳或以陰陽
論之皆是強生節目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
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之俚歌猶
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六風其水湧沸自
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六風而後可以
南徙也南冥亦海也莊子又以天池訓之齊諧
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
經之類然此書亦未必有莊子既撰此說又引
此書以自證此又是其戲劇處搏飛翔也扶搖
風勢也三千九萬即形容其高遠也去以六月

息者此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動也野馬
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說多不通
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子美所謂落花遊絲白日
靜是也言此野馬塵埃自何而得皆世間之生
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故虛空之中有此物也
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
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既
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亦鵬之飛也
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
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

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來多少奇特若如從前之說以鵬爲大野馬塵埃爲細與前句不相接後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之積也不厚爲下句風之喻也均堂堂上均深處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住矣言粘住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下九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言飛之高也莫

之大闊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蜩蟬也鷖鳩學飛之小鳩也鷖或作鷖音預亦小鳥而已兩字皆通決起者奮起而飛也槍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彼乃欲籍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翼以者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

適莽蒼者三飧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

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
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
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父特聞眾人匹
之不亦悲乎

莽蒼者一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之一往一
來不過三飯而腹猶果然果實也食未盡消也言
其近也將為百里之往則必隔宿曰擣糧米而去
非可三飧而已為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此
三句以人之行有遠有近則所食亦有多有少亦

如人見有小大則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為鵬與
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何足以知此

故曰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此
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鵬
鳩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
芝也亦名曰及生於糞土暮生見日則死彼但
知有朝暮而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也春
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
靈木名也大椿亦木名也此亦寓言不必求其
實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

蟪蛄
蟪蛄
蟪蛄
蟪蛄

鵬
鵬
大

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
高壽特聞於世衆人皆欲慕之而不及亦是見
小而不知大也又壽也匹慕而求似之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
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鯨有鳥
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
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
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下證據言向來湯曾
問棘即此事也棘人名也是已即是也據此一
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爲起語此其作文鼓舞處
窮髮不毛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
也搏飛翔也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
氣人言泰山絕頂雲皆在山下雷鳴如嬰兒聲
然今人亦言雲只在半天是也圖南且謀適南
冥也言謀爲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也斥小澤
也斥澤之鵽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翔蓬蒿
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往哉其意

即與前段同

故夫知效一官行去聲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々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辨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鄉而使人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是爲遇合而可以號召於一國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人各以其所能爲自足其自視亦如斥鷃之類宋榮子見之六者也猶然笑兒也宋榮子之爲人雖舉世毀之譽之而不加勸沮言不以爲意也視彼一鄉一國之士但見可笑然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知本心爲內凡物爲外故曰定內外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內外之分

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者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心爲重外物爲輕則豈肯汲々然以世俗爲事數々汲々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及其御風之時冷然而善此形容其飄々之兒也冷然飄然也善美也彼既能垂風而行以視修身以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々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々也人之行也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

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已無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又贊美之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僞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

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爇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既降何
用抱甕堯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
此我自見其不足故以爇火浸灌自喻也尸者
主也致天下者言以天下歸之汝也名不出於
我而出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爲
主而名爲賓吾不爲賓者言吾不以外物自喪

其身也鷦鷯偃鼠許由自喻也言其有以自足
也偃伏也偃鼠潛伏之鼠也歸休乎君言君且
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同言
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所守亦猶
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
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
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
風飲露乘雲迷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疑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任而不信也連叔
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
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
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滂礪萬物以爲一
世斲乎亂孰弊々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
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
事

有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不必
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而

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而不反者謂其
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也河漢天河也河漢
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庭只
言疆界遙遠也太有甚有也其言不近人情言
非世俗所常有也藐姑射山名也冰雪瑩絜也
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然若冰雪今之
服氣道人亦有能爲此者綽約者柔媚可愛也
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
也其精神凝然而定所居之地百物自無疵癘
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如此狂與莊同

是吾以其言爲欺誑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瞽者聾者無頑此形骸之病也豈唯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瞽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爲誑也時是也女與汝全前後解者皆以此時女爲處子故牽疆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一等人能之此等以其爲德也周游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下爲事言其無爲無不爲也輒與初同亂者治也言一世

之人自祈乎治我但無爲而彼自治我何用自勞弊之自勞之意也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稽至也水之六可以至天而斯人不溺旱之甚可使金石融流土山焦枯而彼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塵垢粃糠緒餘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以做成堯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爲意物者事物也爲事猶言從事也陶鑄做成之意也據此一語便是郭子玄所謂不經者但其著書初意正要鄙夷世俗之儒故言語有過當處不可以此議之如李太白曰堯舜之

事不足驚莫比夷齊事高繫與此何異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之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人以此爲
貨而往越宜其無賣處也莊子此言蓋謂其所
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
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
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
古今第一人矣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

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況他人乎喪其天下忘
其天下也窅然茫々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
爲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
在崑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
神即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々本
迹也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
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要學者如此揣摩前
後解者正落其圈續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
寓言也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
著必有大見識方能自照破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々以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々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

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瓠可爲瓢者也實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子五石則亦可以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瓠半瓠也瓠落淺而大之兒也掊擊碎之也不龜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泝泝打洗也統絮也以有此藥而爲人洗絮數世以此爲業也樽浮水之壺也以壺繫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舫一壺千金莊子旣以不龜藥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之以爲浮江之壺慮

思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傳不及此也蓬心猶
茅塞其心也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用大而
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
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
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
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數者東西跳梁
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
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
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仿

狸狌

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矢斤斧物無
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槐病

樗惡木之名也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結而瘰
瘰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立之塗道
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之大言無用也
狸狌狐之類也數者物之遊遨者也伺候而欲
食之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而斄牛
者一旦爲機網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機辟猶
言機械也斄牛斄牛也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
狌之執鼠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

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為無用也無同有之鄉廣
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
也役役人世有福則有禍若高飛遠舉以道自
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亦不及之即退之所
謂刁鋸不加理亂不聞也故曰不夭斤斧物無
害者安所困苦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今人
說隱語然後人就此機紬繹多少文字其原實
出於此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
合衆論而為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
非故莊子以為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
其立名之意也天籟地籟人籟就聲上起譬喻
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嚶齊我嗒焉似喪其
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向者乎形固可使如槁
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
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

籟八簫同

耦ハミタ有又

吐含切解体白

我汝知之乎

隱几者燕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乎。吾即我也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纔有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吾喪我三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不是我々今正是渠便是此等關竅。

卷懼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各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々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々之刁刁乎。

子綦因子游一問知其亦有造理之具欲以天籟語之遂如此發問也。方道也問此理果何如。

也。大塊天地也。天地之間因何有風？亦猶人之噫氣也。是唯無作言其不作則已也。作則萬竅怒號者言。纔動則滿世界皆是也。萬竅萬木之竅也。參々乎長風之聲也。畏音偉佳音翠者。林木搖動之兒。百圍言木之大也。兩手相拏曰圍。上言萬竅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其他可知。文法也。大木之竅。穴其形之不同。各有所似。枅柱上方木斜而深者。圈如栝圈之圓者。注曲者。汚下者。此皆言其竅穴之形。自激者至咬者。言竅穴中之聲。于之聲。輕喁之聲。重言風之前去其

聲如唱于隨其後而至者。則如唱喁。輕重相和也。冷風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風大風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者猛厲之風也。濟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之中向之爲聲者皆不聞矣。故曰爲虛調々刁々皆樹木爲風所搖動之形。前曰獨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關鎖也。而汝也。莊子之文好處極多。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者。一部書中此爲第一文字。非特莊子一部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畫。謂其寫難狀之景也。

何曾見畫得个聲出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也于與偶又是相和之聲也天地間為形為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却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每讀之真使入手舞足踏而不知自己也此段只是說地籟却引說後段天籟自是文勢如此說者或謂此言地籟自然之聲亦天籟也固是如此風非出於造化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說地籟且還他說地籟庶見他血脉綱領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

天籟

比竹笙簧之類也人籟豈特比竹金石絲匏之類皆是此特舉其一耳前說地籟後說天籟却把入籟只一句斷送了此亦是文法讀莊子之文須如此子細檢點庶得个入處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吹萬个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化物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自己出吹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於已也咸其

自取言萬物皆以爲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氣之動誰實使之氣發於內而爲言遂下一怒字與怒而飛同亦屬造物

大知閑々小知間々大言炎炎小言詹々

大知者上知之人也閑々者從容自得也小知小計較者也間々者言筭星筭兩自分別也大言者氣綏大者也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者小小見識之人也詹々者瞻前顧後也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

理會事功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闢

既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上發明其寐也魂交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言晝則四體皆動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構合也應於外者爲接言人夜則安寢平旦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鬪然日々如是故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闢即孟子所謂旦晝所爲有梏亡之者孟子說得便平善被他如此造語精神百倍亦警動人後之禪家其言語

多，是此等意思。

縵者，害者。密者，小恐。惴者，大恐。縵者，

縵者，有一種人做事慢，怕地。又有一種人出著言語，便有機，竅故曰害。又有一種人思，竅後不漏落一線路，故曰密。此皆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然皆不得自在。皆有憂苦畏懼之心，所謂小人畏戚者是也。孔子則謂小人戚者，莊子之意，則堯舜周孔皆為戚矣。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慢，故曰小恐。惴者，事之大者則憂，深思遠着，失若疑，故曰大恐。縵縵。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其議論是非，各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的，然故曰其發若機。枯謂一語不虛發也。司主也好勝之心，自守不化，留戀於曾次，若與人相盟然。用心憂勞，日銷月鑠，謂其內自苦也。物生於春夏，殺於秋冬，憔悴之時也。故以為日消之喻。此

三句下是意上是譬喻却如此下語意有所溺
一去而不可回故曰溺之所爲之上之字助語
也下之字注也不可使復之也此之字亦訓往
言不可復挽回也其爲物慾所厭沒如被絨縻
然至老而不可救拔故曰老而不可救者謂其如墜
於溝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者矣故
曰近死謂其曾中無知也陽生也言其心已死
不復活也此以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以下
十二字又形容其狀兒謂其在內者如此故其
見於外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時乎憂慮時乎

嗟嘆時乎變換意態如此不得又欲如彼熱者
憂疑而不動之兒姚央庠之兒佚縱逸也啓開
故不收斂之貌態做模打樣也其人雖如此實
皆不自由如樂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菌言許
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如此說造物
處又不謂自然而然言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
出許多醜差皆若鬼神使之然讀莊子者却要
如此體認得子細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
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
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者也莫知所萌言
不見其所出之處也已乎已乎猶今人言是了
是了意謂所萌之地雖不可知然旦暮之間不
過得此而已此者造物也這一此字甚重不是
輕下非彼無我這彼字却是上面此字言非造
物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爲必因人身而
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來雖若近而
可見矣然其所爲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

故曰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真宰造物也
若有者似若有之而不敢以爲實有也朕萌芽
之地也不得其朕即莫知其所萌也可行者言
天行之可見者也已信者甚實也造物之所行
信乎有之而但不見其形即莫知其所爲使也
有情言有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
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前
而人不可見反々覆々紉繹許多語句辭甚切
而意甚至蓋欲人於此著意自檢點也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

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
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
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百骸九竅六藏即人一身之所有者也此以下
又就人身上發明一段更是奇特賅者備也存
在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爲親
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一親字下得極有理
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爲其所苦則方病之時
手乃爲身之讎也六根皆然汝皆悅之乎者言
六根之中皆喜之乎亦有所私喜乎且其在身

之用何者爲貴何者爲賤如頭痒而手搔則手
者頭之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者臣
妾也然而不足以相治者手足耳目鼻舌互相
爲用也受役者爲臣役之者爲君足時乎而用
手之時乎而用足故曰遞相爲君臣百骸九竅
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
也其以心爲君乎心又不能以自主而主之者
造物則造物爲真君矣故曰其有真君存焉我
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其
所謂君者初何加損乎情實也故曰如求得其

情與不得無損益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々而不見其成功奈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共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必有所受者既受此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亡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一順乎造物乃爲外物

所汨與之或逆或順以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駒過隙不能以一息自寧故曰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相刃相逆也相靡相隨汨沒之意終身役役言自苦也不見其成功言無益也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即此意也奈然疲役又形容其役々勞苦之狀不知其所歸不知何日可休歇也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益故曰不死奚益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白得老也年旆高而德旆邵則是形化而心不化在我既無見識徒以心爲形役形衰而心亦疲矣

故曰其心與之然也然無具識也彼愚惑之人亦當回首自思曰凡人之生其胃中本若是昧然無見乎豈我獨昧而人亦有不昧者此意蓋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理未嘗不明汝以人慾自昏故至於此知道之人豈如此茫昧乎此所謂金篦括膜要汝開眼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肯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

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成心者人々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者也言汝之生皆有見成一个天理若能以此爲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者有此愚者亦有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也代變化也言其知變化之理也心自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強立是非之論是者自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適越而謂昔日已至之矣天下寧有是理哉此謂強其不知以爲知也如此則是本無所見而強以爲有既已

無所見而自以爲有所見雖使古聖人復出於
汝亦不可曉他人又奈汝何哉神禹即禹也借
以爲古聖人之稱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
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鬴音亦有辨乎
其無辨乎

此篇本爲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爲三籟之
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於造物却又引
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爲造物所使細繹發越至
成心處而後住自此以下却說是非之論風之

於鬴比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而
後謂之言々則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
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个非之論其
所言者特未定也謂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
其出於造物耶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邪其
在汝者未嘗有此言而爲造物所使遂爲此言
邪鬴者鳥之初出郊者也鬴之爲音未有所知
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爲異於鬴音則實不
能自異則以爲與鬴音有分辨乎無分辨乎言
其實一同不可得而分辨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
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
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
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
是是亦因彼

道本無真偽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真偽
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此是非
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
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謂是之非之皆可也

小成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
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
見之言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
儒墨相是非之論人之所非我以為是彼之所
是我以為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
是歸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
若以明物無非彼者言以我為是則以彼為非
也物無非是者言無我以為是則人以為非也
在彼之說我則不為之見察在我知者則自知
之物我不對立則無是無非因物我之對立而

後有是有非故曰彼出於是々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々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出一个方生字來做譬喻蓋生必有死二者不可相離若只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死々則必有生纔有个可便有个不可纔有个不可便有个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之不可

離則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已矣前說因是因非此又只言因是省文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若以是非而論則它之說一是非也我之說又一是非也我與他又何以異汝雖分爲人我其

實分不得故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使彼之與我不對而立混入已而一之則爲道之樞要矣環之中必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如環中然如環之中則無終無始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爲自然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段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手指也我之指爲指則以人之指爲非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若但以我而非彼不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博塞之籌也見禮記投壘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籌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譬物論之不可不齊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々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不可乎不可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皆自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曰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本來也言物々身上本來自有一箇是底故曰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所然有所可則物物皆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故爲是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筵屋梁也楹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厲惡而施美恢大之與褊狹詭變之與循常譎詐之與平直妖怪之與祥瑞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者各當其用美惡者各全其質皆可通而爲一矣言皆歸之造物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成毀物之相矣者也然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

爲成物矣。譬如用藥，咬之咀之分也。合而和之，可以成藥。有筋有角，而後成弓。在弓則爲成，在筋角則爲毀。秦不亡，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毀。以此觀之初無成也，亦無毀也。故曰復通爲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之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唯達道者知此理之爲一，則去其是者不用之，而寓諸庸之中，以常爲用而隨用，皆通之則自得矣。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無是非之爭如此而已。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其自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粘上句已字，此是其筆端遊戲作文處。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爲一偏之強相
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此亦是做兩
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樣文法亭山栗也一名
橡子名三與四也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變但
移易朝暮而衆狙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
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矣洪
野處云列子勝於莊子如此譬喻二書皆同但
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
以是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一也天均者均平
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智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
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
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
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
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古之人者言古之知
道者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
次爲有物是無極而太極也自有物而有封是
太極分而爲兩儀也兩儀雖分覆載異職各循
其理同嘗有所是非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

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喪矣。道既虧，則有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佛氏所謂愛河是也。虧其道而溺於愛，此自人心之私然以造物觀之，向嘗有所成虧。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世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始。惡喜怒哀樂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則但見

曾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若迂闊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事。

故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惠子之鼓琴也。三子之智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也。故滑稽之

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既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為親切且如
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有終始此
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
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有物我之同異也昭姓
也名文古之善鼓琴者師曠樂師也策擊樂器
之物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饒朝贈之以策羊
曇以策擊西州門皆馬策也技猶持也持而擊
曰技此二字想古語有之師曠技策即言師曠

擊樂器也據梧以梧為几而凭之故曰據梧因
上言鼓琴遂引說二子言三子之技皆精幾盡
也言其智於此技極其盡也技精而有盛名於
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年晚年也言從
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自以為異於天下
之人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既自好
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我
雖如此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不曉乃強欲以
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如惠子之強辨
自愚也而以終其身堅白本公孫龍之事莊子

却以爲惠子但借其分辨堅白之名耳昧自愚也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辨爲結亦是文法也堅白注家以爲堅石白馬之辨蓋曰堅則爲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爲馬言白不必言馬亦猶黃馬驪牛三也史記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曰黃所以爲堅白所以爲利齊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二說雖殊皆辨者之事余昭文旣以鼓琴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父之緒業亦終其身綸緒業也上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

此是筆端鼓舞處終身無成者言只它一人自會教別人不得故曰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可以了當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此現前者未爲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當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然其意甚廣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是非非專說三子也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亂而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之心其所主者未嘗着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圖欲也言聖人之所欲

者如此也。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綱領自是分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只是一片文字。子細看它下字血脉便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爲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

是類乎。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言非吹也。到此換頭又喝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他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

雖然請審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

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
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莊子之文纔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皆妙其意
蓋謂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
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
有始此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有有物也此有之
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
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二層也列子所謂有太
質有太素有太初亦是此意當初本無个有不
特無个有亦無个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

一个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
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後有是非大意
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妙據此處合曰
俄而有之矣今不曰俄而有有而曰俄而有無
此皆其筆端入妙處這箇無字雖是有了果是
喚作無得否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此箇無字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
之名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雖有此言
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邪果可謂無
邪此與敲音處同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謂之莫大泰山至大也而謂之

爲小其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纔大些箇便不可以秋毫名之矣泰山纔小些个便不名爲大山矣若以太山爲大天地更大故太山謂之小亦可殤子爲名則是極殤子之數矣更多些箇則不名殤子矣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祖爲夭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爲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一艸一木一禽一蟲亦與我相

類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了个
弋字却就此弋字粘起曰既爲一矣且得有言
乎意謂既是混然爲一則和个一字亦不當有
今既有一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混然之一
與此各一之言自是兩個故曰一與言爲二既
有此二矣又有一與言爲二一句則成三个矣
自此三个但管生將去自千而萬自萬而非直
至巧於曆者亦算不盡而况凡常人乎若如此
看得來當初因个無字引起遂至於有自有而
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之不已何

况更自有而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爲具
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而已自个是字說來到
這裏又結一結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
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
之謂八德

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有常
有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个
是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畛疆界也八德之名
只是物我對立之意却鼓舞其文做出四句在

右彼此對立之名也。倫理也。義事宜也。纔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分分析也。辨辨別也。分辨皆同，但字有輕重，纔有主意，則各自分析辨別也。競爭亦一意，但競則甚於爭。今既有分辨，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看此等文字，即就字義上略擺撥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辨？又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何便非莊子之意矣。且倫字義字分字辨字競字爭字，本無甚分別。如何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教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讀

得莊子好。雖使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議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

上面既說了彼此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个說話來發明此老胸中多少玲瓏多少快活。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存而不論，即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六合之內，宇宙之間也；宇宙

之間合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此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爲至言纔到分辨處便是你胃中自見得不透徹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到這裏又自發一乍何也之問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則必辨而明之以相誇示纔有分辨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

也

夫太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太廉不謙大勇不伐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伐而不成五者固而幾向方矣故智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對立者曰稱謂之太道則無對立者矣蓋不言之中自有至言故曰大辨不言無仁之迹而後爲大仁謙滿也猴藏物曰謙以廉爲廉則有自

晉書胡威字伯武父
質以清慎稱仕魏入
朝武帝謂曰卿孰
不貪清對曰臣父清
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是臣不及遠也
宋書胡威推謙

滿之意國語曰嘽嘽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
即此嘽字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智不得爲大
廉矣不忤者不見其用勇之迹也既說此五句
下面又再解一轉昭者明也道不可以指名昭
然而指名則非道矣故曰不道言而形諸辨則
是自有見不及處矣常者可具之迹也有可見
之迹則非仁之大成矣廉而至於有自潔之意
則不誠實矣清自潔意也信實也勇而見於忤
則必喪其勇矣園圍也言此以上五者皆是介
園物謂其本混成也若稍有迹則近於四方之

物矣謂其有圭角也幾近也向字與於字同意
天下之真知必至於不知爲知而止則爲知之
至矣不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辨便是不言之道
若有入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
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理之所會也天理之所
會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滿欲損之
而不能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
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滑疑之耀也葆
藏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

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昔者上著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也宗臆胥敖之事無經見亦寓言耳不釋然者不悅也蓬艾之間喻其物慾障蔽而不知有天地也謂彼之三國物慾自蔽未能向化而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出亦見淮南子此蓋莊子寓言淮南子又因之而粹撰也言日於萬物無所不照况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能

容此三子者乎此意蓋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寘之_レ不辨者照之以天地也十日之說即莫君以明之喻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頭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一篇只是一片文字齧缺同

是之間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知止其所不知
但如此撰造名字鼓舞發揮此所以爲莊子也
既曰吾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
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
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真知
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
木處則惴慄忪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
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其帶鵲鴉者鼠四者孰知
正味猿獼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
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
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

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爲發端之語也鱗安乎
水猿猴安乎木人豈能處此既各安其所安而
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是三者所處皆非正也
豈得以人異乎猿鱗哉芻草木之食豢肉味之
食也薦草也帶蛇也麋鹿則食草蛄蛇則食蛇
鵲鴉則食鼠人則食芻豢所嗜好甘美皆不同
則四者之味孰爲正哉獼狙獨音葛牂也獼狙

以猿爲雌麋鹿一類物也鱗與魚非二物即如此下語此一段雌雄之喻却就毛嬙麗姬發此三句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猿鹿亦猶猿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爲正乎決益也驟走也此三節皆爲是非物我之喻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亂亦猶麴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辨焚然紛然也殺雜也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生死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迹也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之大且不爲之動心而況利害是非乎此一句却是朴實頭結殺一句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害而

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為者？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疏曰：聽瑩，疑而不明之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此因至人又發聖人之問。且就此貶剥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不以為意也。有就有違，則是知有利害矣。利害不知何就違之有物之求我歸我也，亦不以為喜，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著實也。夫子指孔子也。言我以為聖人之事，語之夫子，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為不著實之

言。吾子謂如何？吾子即長梧子也。瑩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之。

且女亦大早計見知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鶚矣。予嘗汝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聖人役役聖人愚為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汝亦太早計者，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為妙道之行，是見少而自多之意。鷄未出卵而早求其呼更挾彈而未得鶚，早求之以為多。此早計之喻也。時夜度其時而呼更也。我試為汝妄

說汝且妄聽之看如何妄猶言未可把作十分
真實辭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聽也奚何如也此
一字寄傍日月附日月也按宇宙宇宙在其懷
內也脗合者言渾然相合而無縫罅也言至理
混然爲一也滑汨汨也滑昏昧也人世汨汨滑
滑以隸而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也士尊大夫
大夫以士爲隸大夫尊卿卿又以大夫爲隸推
而上之彼此皆隸也而却自爲尊卑衆人迷於
世故役役然聖人以不智知之則渾渾然猶愚
菴也愚菴無智之兒也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止

此一理更無間雜故曰一成純萬物盡然者言
萬物各然其所然人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
間自古及今積無限个是字故曰以是相蘊相
蘊者猶言相積相厭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
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
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筵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
始之蘊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
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六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々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止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予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喪去鄉里也。弱喪者。弱年而去其鄉也。久留他鄉而忘其死。故國恐悅生而惡死者。亦似此也。麗姬晉獻公之姬也。姬得於驪戎之國。故曰麗之姬。艾麗戎地。

名封人守封疆之人也。始者去戎而來晉。故以為悲。及其既貴與王同牀而食。而後以始之泣為悔。以此為死生之喻也。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此語占夢書多有之。夢覺之間。變幻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為夢。又於夢中自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占皆夢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此處見得到。則知猶珎之問樂廣之答。皆未為深達。此亦學問中一大事。如廣樂之說。則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果為何如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謂大悟也。

君貴也牧圉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中竊竊然
自分貴賤豈非固蔽乎竊竊然小見之自其與
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說謂汝爲夢亦夢
中語耳此意蓋言人世皆是虛夢但其文變化
得奇特乎至詭怪也我爲此言可謂至怪然至
怪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有大聖
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此亦
後世有楊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

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々不若勝若果是也我
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

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
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
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
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此一節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謂利害
之端也勝負不足爲是非則是我與若辨者彼
此不能相知也黜闇者言其見之昏也二人見

既皆昏則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
論與我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
若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我是一個若是一
個此人又是一個則是三個人皆不能相知必
須別待一個來故曰待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
化矣便是天倪矣天倪即前之天均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
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
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
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

於無境故寓諸無境

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
然與不然皆兩存之即前之兩行也纔以爲是
纔以爲然則又有個不是不然起來便有是非
之爭也聲言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
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自
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
敵邪故曰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奇特若
其猶言何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
倪儘可游衍儘可窮盡歲月故曰因之以曼衍

所以窮年也。因之順之也。曼衍游行也。窮年猶
子美所謂瀟洒送日月也。能如此則不特可以
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義理
忘之矣。季義既忘則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
振字便是逍遙之意。既逍遙於無物之境則終
身皆寄寓於無物之境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
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
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
以不然？

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淡薄
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有待而然者言
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
者是待造物也。形之爲形亦猶蛇蚺蜩翼而已。
我豈待彼邪？蛇蚺既化而蜩翼猶存，是其蛻
也。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
以然與不然哉？此即是非待彼之喻也。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々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
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此之謂物化

此一段又自前面說夢處生來栩栩蝶飛之兒
自喻者自樂也適志者快意也言夢中之爲胡
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我矣故曰不知周也遽
遽僵直之兒此形容既覺在床之時此等處皆
是畫筆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爲胡蝶夢也恐胡
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爲夢故曰不知周之
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這個夢覺須有
个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
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禪家

做話頭相似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萬物變化
之理也

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操出兩個譬喻
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奧妙人能悟此則又何
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
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不
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此起伏讀得透徹
自有無窮之味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長遠寺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一

